

2002 * 3

世界文学

WORLD LITERATURE

世界
文学

WORLD
LITERATURE



双月刊
BIMONTHLY

2002 年第 3 期 总第 282 期

主编

余中先

副主编

李政文

编委

叶水夫	刘文飞	许金龙
余中先	李文俊	李永平
李政文	陈冰夷	陈众议
严永兴	陆建德	季羨林
邹海仑	金志平	树才
高兴	高莽	黄宝生

目 录

小说

短篇七篇……………〔捷克〕伊·克利玛 高兴 星 灿译

米丽亚姆…………… 7

真话游戏…………… 20

死亡屋里的天王星…………… 63

富人通常是些怪人…………… 75

奇怪的父女关系…………… 85

白房子…………… 91

第三个关于爱情与死亡的梦:荒漠…………… 102

伍迪·艾伦小说选……………〔美国〕伍·艾伦作

库格麦斯插曲(外四篇)…………… 孙仲旭译 107

无望祈祷的韦恩斯坦…………… 郑 云译 144

日本诗人吉增刚造作品专辑

燕子译

致中国读者…………… 152

诗十首…………… 153

澄静地倾听(散文,外一篇)…………… 192

吉增刚造书面访谈…………… 196

诗 歌

诗十六首……………〔圣卢西亚〕德·沃尔科特作 傅 浩译 204

沃尔科特:左右逢源的边缘诗人…………… 傅 浩 222

散 文

作家肖像(选章)……………〔俄罗斯〕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作 陈 方译 227

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

翻译家功德无量……莫言 283

编译者序跋

拉克斯内斯和他的《萨尔卡·瓦尔卡》……张福生 288

世界文坛热点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物质性形态……林精华 295

世界文艺动态

加藤幸子获每日艺术奖(308) * 众多出版家争买印度新小说版权(308) * 俄罗斯“反布克奖”将继续存在(309) * 俄诗人、幻想题材作家瓦季姆·舍夫涅尔逝世(310) * 米沃什《新选诗集》出版(311) * 格拉斯出版新作《蟹行》(311) * 《热浪与疯鸟》在以色列文坛引起反响(313) * 《齐奥朗的一次爱情》出版(314) * 《罗马尼亚作家辞典》第三卷艰难问世(315) * 乌力卡罗当选为罗作协新主席(316) * 罗马尼亚作家瑟拉卢获国家勋章(316) * 甘达拉出版新作(317) * 菲·罗思出版作家、艺术家访谈集(318) * 索·贝娄《短篇小说集》出版(319) * 曼西获古巴国家文学奖(319) *

简讯

我刊主编余中先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05) * “雨果和浪漫主义”学术讨论会在南宁举行(294) * 我刊前任主编叶水夫逝世(307)

2002年第3期 总第282期

版式编发:庄嘉宁 布跃华 装帧设计:宁成春

〔捷克〕伊·克利玛

短篇七篇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几乎所有捷克以外的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捷克本国人士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谈到昆德拉,他们往往会耸一耸肩膀说:



噢,就是那个早就跑到法国并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捷克人。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这里面自然涉及不少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

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克利玛便是其中的一位。

伊凡·克利玛(Ivan Klima, 1931 —),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曾在纳粹集中营度过极为恐怖的三年时光,心灵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中学毕业后,到著名学府查理大学攻读捷克语言文学。后长期担任编辑。“布拉格之春”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苏联入侵捷克后,生活和创作均受到严重干扰,作品在捷克遭禁。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1969年,应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当访问教授,本来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可第二年,他重又回到祖国,从此一直生活在布拉格。

克利玛中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登上捷克文坛。即便在作品遭禁的漫长岁月里,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金子般的生意》、《爱情和垃圾》、《夏天的风流韵事》、《仁慈的法官》、《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一日情人》、《爱情对话》、《没有圣人,没有天使》、《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与不安全之间》等多部随笔集。此外,还写过不少剧本。他的大量作品都首先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其中不少又传到海外。九十年代初,当克利玛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了。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欧美文学评论界喜欢将他和昆德拉、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相比,克利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更像他的前辈哈谢克:随意、散漫,有将任何悲剧化为幽默的天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哈谢克更能体现捷克文学的传统。

克利玛的小说手法平淡,叙事从容,语调平静,结构松散,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懂得幽默,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都会灭亡。克利玛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对付生存的超级本领。他相信希望恰恰存在于黑暗和光明之间。

克利玛作品中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

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这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心理和精神风貌。抓住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利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此外，克利玛在捷克以及其他国家的畅行，恐怕也同这两个点有关联。

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利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有评论家称他讲述的故事“触及了人类心灵极为纤细的一面”。

以下一组小说分别译自克利玛短篇小说集《一日情人》、《爱情对话》和《我的初恋》。

·高 兴·

米 丽 亚 姆

高 兴 译

父亲的表妹将举行订婚仪式。茜尔维娅姑姑小个子，大鼻子，皮肤晒得黝黑，嘴巴总是说个不停。战前她当过银行职员，眼下成了一名园丁。她的未婚夫原先是律师，目前在食品供应办公室当雇员。他在那儿到底干什么我不清楚。不过，父亲向我们保证，聚会时一定会有惊喜，说完还意味深长地咂了咂嘴，惹得弟弟和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姑姑和我们住在同一营房里。她的屋子小得可怜，一扇小窗向着走廊。屋子太小了，我都想象不出它原本究竟是预备派什么用场的。也许是当贮藏室，放些马蹄铁、马鞭或踢马刺之类的小玩

意儿(这里过去是骑兵营房)。小屋里,姑姑有一张床和由两个箱子拼成的一张小桌子。这会儿,她在桌子上铺了块桌布,放上了几个卡纸板做的盘子,里面盛着一些摊开的三明治。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三明治啊,上面加满了色拉米香肠、沙丁鱼、鸡肝馅饼、生芜菁、黄瓜和货真价实的奶酪。姑姑甚至还准备了一些涂着甜菜酱的小蛋糕。我注意到,弟弟直流口水,不住地发出咂咂声。他还没学会自我控制。他从没上过学。我上过,而且我还一直在读些有关狡猾的尤利西斯和健忘的帕加内尔的书,因此我对众神和人类德行有所了解。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姑姑的未婚夫。他年纪轻轻,鬈发,圆脸,脸颊上没有任何战争苦难的痕迹。

就这样我们在那间封上窗的小屋里聚在了一起。我们九人刚一挤进去,空气立马变得浑浊、闷热,充满了汗臭味儿。可我们吃着,狼吞虎咽地吃着那些你连想都想不到的好吃的东西,又用飘着奶香、甜得宜人的代用咖啡消化着肚里的食品。那些吃的显然都是那位未婚夫从食品供应商店里弄来的。这时,父亲用刀子敲了敲杯子,说任何时代都不至于糟糕得连一点好事都不会发生,总会有许许多多意义重大的事件——他只想列举德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惨败和英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攻势——现在又加上这一庆祝仪式。父亲希望下个月这对幸福伴侣就能自由在地外出度蜜月,他祝他们早日获得和平,祝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父亲还出人意料地引用了一句歌德的名言:拥有爱的悲伤总比缺乏爱的欢乐要好。

接着我们唱了几首歌。由于晚餐已开始发放,我们不得不结束聚会。

当我端着盛满甜菜帮子的铁罐回来时,看见满头白发的画家斯皮诺——人人都叫他斯皮诺大师——正坐在一扇没装玻璃的弓

形窗孔旁。他的身边也立着一只铁罐,只不过已经空了,膝上摆着一块铺有画纸的画板。他在写生。我们的走廊里住着好几个艺术家,斯皮诺大师在他们中间年纪最大,名气也最响。他在自己的祖国荷兰设计过奖章、钞票和邮票,据说就连王后也曾让他画过像。这儿虽然严禁画画,但他还是在极小的纸片上画下了不少我们犹太区的场景。他的画太小了,我都觉得这些精致微妙的线条不可能出自那只苍老的手。

有一回,我曾鼓起勇气,用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德语问赫尔·斯皮诺为何要画这么小的画。

“吞下它们更好一些。^①”他回答。但也有可能我听错了,他实际上说的是“将它们寄走^②”,或者甚至是“将它们送人^③”。

这会儿,我满怀钦佩之情望着他在画纸上填上了一个个正排着队的老年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全都挤在了一块儿。他们并不比米粒大多少,可人人都有鼻子,有眼,有嘴巴,而且胸前还挂着大卫之盾。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画纸,仿佛觉得那些小小的形象开始四处走动,蚂蚁似的云集在画面之上,直看得我头晕眼花,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嘿,你觉得怎么样?”白头发画家问我,但并没有回头。

“漂亮。”我低声说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他承认,我也曾试图用小小的图像让纸片上住满人。在我稍稍快乐一点的时候,在我考虑到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森严壁垒的地方的时候,我也曾向往着在某种具有见证意义的职业中一展才华——当一名诗人,一个演员或一位画家。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能给您一点汤吗?”

直到这时老人才向我转过身来。“那是什么呀?”他惊讶地问

① ② ③ 原文均为德语。

道，“他们已经发完黑面包了？要不就是你病了？”

“我姑姑结婚了，”我解释说。

赫尔·斯皮诺从地上拎起铁罐，里面一滴汤也没剩下，我将自己那份甜菜帮子汤倒了一大半给他。他微微躬了躬身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这一片好意。上帝会奖赏你的。”

只不过，上帝在哪里呢？晚上躺在爬满臭虫和虱子的草褥上时我不由得想。他又如何奖赏善事呢？我想象不出他，我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什么希望。

而这个世界呢？

每晚我都会在焦急不安中竖起耳朵，仔细听着黑暗中的动静。听走廊里是否响起靴子声，听外面是否有打破寂静的绝望的叫喊，听门是否猛然打开，传令兵是否已经走来，手里捏着一张打上我名字的纸条。我生怕自己会睡着，生怕冷不丁被抓住。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躲过他了。

我在储存土豆的地窖里为自己选好了一处藏身之地。宵禁时间过后，我会悄悄地从那狭窄的窗户爬出，将自己深深地埋在土豆堆里，任何党卫队员都不会发现我，任何狗都不会嗅到我的气味。土豆会让我活着。

一个人靠吃生土豆能活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战争还将持续多久呢？是啊，这才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知道此时此刻，恐惧这个幽灵将从炉旁的角落里溜出。一整天它都躲在那里，在烟道或空煤桶里哆嗦。一旦人们进入了梦乡，它就会打起精神，轻轻向我走来，在我的额上吐出一股股冷气。它那死白的嘴唇就会发出声声细语：咳……大祸就要降临到你头上了……

我悄悄地从草褥上下来，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我十分熟悉外面的景色：古老的欧椴那幽暗的树冠，砖砌的大门那阴森森的空

洞,还有壁垒那鲜明的轮廓。我小心翼翼地掀起窗纸的一角,愣住了:有一棵欧椴的树顶发出一道蓝光,像鬼火,阴冷而又刺眼。我凝视了一会儿。我隐隐约约看到了每一片叶,每一根闪烁的枝丫,同时意识到那些枝和叶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龇牙咧嘴的面孔,正用灼热的目光盯着我哩。

我感到窒息,感到自己即使有胆量,也叫不出声来。我放下窗纸,窗户又一次被黑暗吞没了。我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极想再一次掀开窗纸,再看一眼那张面孔。但我没有勇气。再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我紧闭双眼,我也能看见那张面孔,透过窗纸,在幽暗的天花板上闪现,在我的眼前摇曳。

它意味着什么呢?它究竟属于谁呢?它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但我怎么才能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到了早晨,夜里的欢乐或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前去领我的那份苦咖啡,我迫不及待地吞下了两片面包和人造黄油。我松了一口气,战争又进行了一晚,那难以想象的和平也就又靠近了一夜。

我到五金店后面玩了会儿排球。午饭前一个小时,我就端着铁罐排起了队,等着领我和弟弟那份八分之一升的牛奶。队伍通向一个低矮、拱状的屋子,极像茜尔维娅姑姑住的那间。里面,在一个铁桶后面,站着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姑娘。她从谦恭的排队者手中接过凭证,用一只小量器在桶里舀了一下,然后将一点点脱了脂的牛奶倒进向她伸过来的铁罐里。

我站到她面前时,她望着我,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笑了笑。我自然知道她,但并没有真正注意过她。她的头发乌黑乌黑,脸上长着雀斑。她又一次在铁桶旁弯下身来,接过我的铁罐,拿起最大的量器,伸进大桶,倒入我的罐子,又匆匆地加了两勺,然后才把铁罐递给我,重又对我笑了笑。她仿佛想通过微笑向

我传达一些意味深长的信息，仿佛想用微笑打动我。她将装得满满当当的铁罐递还给我时，我含含糊糊地道了声“谢谢”。我什么也不明白。我一点也不习惯接受生人的微笑和救助。来到外面走廊上时，我倚着墙，马上喝了起来，仿佛害怕她会追上来，收回她那不合常规的施舍。我至少喝了三分之二的牛奶，心里十分清楚，即便这样，也并不会让弟弟吃亏。

晚上，趁恐惧幽灵还没从角落里钻出，我力图以某种方式挡住它或者拖延它的到来。我想起了那件奇怪的事。也许此事与老画家郑重的感谢有关，因而也就与一种神力的作用有关，我真想这么对自己解释，但转而一想，还是决定不把自己的行为看得如此重要。可昨晚那燃烧的符号意味着什么呢？它唐突地出现在我眼前，那道光令我浑身发冷。那道光会是某种吉兆吗？

我不由得从草褥上起身，屏住呼吸，掀起了窗纸的一角。

窗外依然是一片黑暗，欧椴那幽暗的树冠在阵阵风中摇荡，云朵从天空掠过，夏日的闪电草草点燃了它们的边缘。

第二天，我怀着极大的耐心，紧紧抓着那只洗得干干净净的铁罐，排在队伍之中。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壮起胆，望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又大又长，像两只杏仁，差不多像代用咖啡一般黑。她对我笑了笑，也许还冲我使了使眼色，就像一个同谋，但我不敢肯定。她往我的罐子里倒了满满三勺牛奶后递还给我，仿佛一切都很正常。一出门，我就端起自己那特殊的一份，喝掉了四分之三，然后，望着其他人提着铁罐走了出来，他们分到的牛奶勉强盖住了罐底。我依然什么也不明白。我用另一只手遮住铁罐，在长长的走廊里游荡。即便在我喝过之后，铁罐里还剩下不少牛奶，这真让我窘迫。而且她又对我笑了两次。

我的心中开始充满了一种撩人而又幸福的兴奋之情。

晚上，我刚刚合上眼，就又一次看见了那道燃烧的符号，那张

闪光的面孔,不过,这一回,它不再那么吓人,而是迅速变成了一个熟悉的形象。我隐隐约约看见了嘴唇上方那些细小的雀斑。我认出了那在微笑中稍稍张开的嘴巴。那双杏仁般的眼睛如此古怪地望着我,直望得我心口怦怦乱跳。她那凝视着我的目光里充满了爱意。

我蓦然明白了那道燃烧的符号的含义,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含义。

我被爱上了。

一只老鼠在角落里发出窸窣的响声,楼下某个地方,一扇门砰地关上,然而整个世界已悄然退去,我望着那张甜美的面孔,感到自己的面孔得到了松弛,自己的嘴唇露出了微笑。

我怎样才能见到你呢,见到活生生的你,就在此地,就在此时,而不是隔着一张摆着大桶的木桌子?

可要是我们真的见面的话,我又该如何呢?

第二天,当我接过满满当当的一罐牛奶时,当一缕柔和而又生动的微笑证实我并没有弄错时,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了。至少我得向所有我认识的人说起她,而每一次谈论她都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感情。此外,听朋友们说她叫米丽亚姆·多伊奇,和我住同一层楼,只不过是另一头。我甚至查到了她的房号:二〇三。我们还琢磨了一番她的年龄——一些人认为她十六,另一些人觉得她已十八了。还有人说曾两次见她 and 弗雷德在一起,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当然不能说明什么。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弗雷德每天都能拎着满满一罐牛奶离开。再说,我亲爱的米丽亚姆到哪儿去弄这么多牛奶呢?

现在,我几乎了解到了她的一切,我甚至可以在白天的任何时候去见她并对她说……那么,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呢?我能以什么

理由去打扰她呢？总得有个借口。我也许可以带上那本破烂不堪的《特洛伊战争的故事》。

给你这本书，谢谢你给我的牛奶！

不过，我可不能在别人面前这么说呀。我或许可以请她出来一下，到走廊上说几句话。可假如她说没空呢？假如提及牛奶之事惹她生气呢？我似乎觉得捅破窗纸不太合适。

但假如我完全误会了呢？这么一个可爱的姑娘凭什么要爱我这样一个骨瘦如柴、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脏小孩子呢？我就连胡子还没开始长哩。

就在箱子底下有一件我在特殊场合才穿的衬衫，鲜黄色，不像我的其他衬衫，袖口和领子还没有穿破。我穿上了它。不错，只是领子稍稍紧了一点儿，但我愿意受这份罪。我在箱子里还有一套西服，可惜已太小了。母亲曾试着将裤腿加长，可即便这样，也足够着我的踝关节，而且再要加长衣袖就一点儿料也没有了。我犹豫了一会儿，可实在是别无选择。我脱下衬衫，往脸盆里倒了点水，好好洗了洗。就连脖子也擦得干干净净。穿上节日盛装后，我将头发打湿，煞费苦心地理了条极标准的头缝，随后半推开窗户，再在后面托着窗纸，在镜子里审视了一番自己的形象。在一阵忽然涌上心头的自恋中，我似乎觉得自己这身打扮很好看。

然后，我沿着长长的走廊朝营房的另一侧走去。我走过了几十道门，铰链上端的数字逐渐减小。二一八，二一七，二一五……我开始感到自己激烈的心跳。

米丽亚姆。我仿佛觉得自己从没有听过比这更甜的名字。这个名字适合于她。二〇七。我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打算做什么。如果她爱我——二〇六，上帝啊，那边就是她的门了，我已经看到了——如果她像我爱她一样爱我的话，她就会走出房门，同我相会——二〇五，我放慢了脚步，好给她更多的时间。门将打开，她

会站在门口，微笑着问我：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哦，我刚好路过这儿。同小伙伴们在壁垒上见面时，我通常走院子。

我停住脚步，说出一句蠢话。我为什么就不能说得更聪明些呢？

你好，米丽亚姆！

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必须查出你的名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想你了。

你想我？

从早到晚，米丽亚姆！夜里也想。差不多整夜整夜地想。

我也想你啊。可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就这么突然想到不走院子而走这边的。

这听上去还差不多。二〇四。

你瞧，我也住在这一层。

这么说，我们真可算是邻居喽。你可以一直走这边。

我会的。我会的。

二〇三。我吸了口气。我凝望着这扇门，目光如此专注，定会深深地触动它那木质的灵魂。而她，如果爱我的话，就该站起身来，走出门外。

她显然不在屋里，这么美好的下午，她干嘛要呆在家里呢？也许她会从外面回来，我只要耐心等她就行了。二〇二。我已经离那条连接营房两座纵向边房的横向通道不远了。我听见有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从通道上传来。

万能的上帝啊！我停住脚步，屏住呼吸，等待着。

一个穿着木底鞋的老太太出现在拐角处。她的手里端着一只小盘子，里面盛着几个脏兮兮的土豆。显然，分发晚餐的时候到了。

第二天,我又一次看见米丽亚姆坐在那张摆着装满牛奶的铁桶的矮桌后面。她接我的罐子,对我笑了笑,一勺,两勺,三勺,又笑了笑,将罐子递给我。我多么爱你,米丽亚姆!谁也不曾体验过这种感觉。我倚着墙,喝下了三分之二的爱情信息,然后返回梦幻王国。

我久久地沉浸在梦幻王国之中,直到晚上女人们干完活回到家的时候。我洗了洗,理了一下头缝,穿上那套特别的西服,可总觉得还不够。我缺少身穿节日盛装的借口,缺少见面的借口,更缺少让她对我有所了解的借口。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一件得意之作,一件能显示我技能的东西。我已将它仔细包好,藏在床铺下那只稍小一点的箱子里。那就是我做的木偶剧院。我用一只旧盒子做成了剧院,在学校省下的图画纸上画上布景,再用在壁垒下捡来的木片、石子和小树枝做成了各式各样的道具,而木偶则是用我从母亲和其他人那里搜刮来的栗子、棉纱卷和破布条制作的。

我从箱子里取出那只盒子。它用纸带系着。舞台拱门,舞台两侧,舞台布景,道具和木偶——它们全在里面。

你好,米丽亚姆!

你好,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正要去见一个朋友。我们准备演一出戏。

你们演戏?

暂时只演木偶戏。

你说“暂时”是什么意思?

总有一天我会当上演员或作家。我还要写戏。

你会吗?

当然。我拿起木偶,表演了起来。但我并不知道如何收场。

你们对观众演吗?